宋东 鱼龙百戏传承三十年

记者 张洁

前不久,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指导,中国视协电视文艺委员会主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2025春节晚会、春节特别节目、跨年晚会讲评交流活动”在南京举办。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文艺频道宋东团队报送的两部作品获双重殊荣。其中《欢声笑语姑爷节——2025曲艺春晚》获评春节特别节目优秀作品,与天津市文明办合作录制的《津沽春早万家欢——2025年百姓春晚》获评春节晚会(央媒省台组)好作品。

在电视曲艺领域深耕多年,宋东带着《鱼龙百戏》节目组,为观众送去了无数次欢声笑语。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电视曲艺不是把相声园子搬到电视上,不仅仅是博人一笑,我们要让传统艺术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时代讲出新故事,让观众在欢笑的同时,有思考,有感悟,有收获。”

为作曲家王莘拍专题片 感受老艺术家人格魅力

宋东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天津电视台文艺部。1990年天津台春节晚会,她作为初出茅庐的场记,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得到了老导演们的好评:“这孩子,没有半点儿娇气。”那些年,她挨过的骂、受过的训可是不少,但正是前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磨砺自己。

宋东的父母也在广电这一行,他们深知电视之路的艰辛。宋东说:“当我选择做电视文艺节目时,父母有担忧,但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她一心想着不懂就学,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到导演台去切像。

王莘是著名作曲家、《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拍摄王莘专题片《心声的共鸣》的经历,让宋东难以忘怀。“那是1992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她回忆,当时王莘夫妇均已70多岁,天津市音协和电视台之所以要拍摄这部专题片,是想趁着他们身体健康,留下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这部专题片的导演张晓丽对宋东颇为信任,让她担任副导演,“对我来说,那是前所未有的经历,责任与压力让我得到了成长,影响了我一辈子。”

拍摄行程丰富而紧凑。从天津出发,抵达王莘的故乡江苏无锡荡口镇,辗转至西安,从西安乘汽车前往延安,又返回西安,坐飞机到北京,录制升旗仪式。“这一路跑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延安拍摄,那种精神更令我深受触动。当时年轻,有一种初生牛犊的感觉,当我提出的一些拍摄建议被采纳,我就特别兴奋、激动、开心。所以我现在也特别重视年轻编导给我提的建议,这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回天津后,摄制组召集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与王莘有过交集的老人们进行拍摄,“那些看似普通的老人,其实身上都藏着传奇故事。”为了让画面达到更好的效果,他们精心策划,在学校的体育场进行组字拍摄,将“心声的共鸣”五个大字完美地呈现出来。

与王莘夫妇二人的相处,让宋东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从未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总是亲切地称呼我‘小宋’,关切地指导我。正因如此,在王莘老人去世时,我为他送上的花篮写了‘忘年小友’四个字。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人,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这也让我对‘艺术家’这个称谓有了深刻的认知,后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达到他们的这种境界,才能真正称之为艺术家。”

从参与拍摄到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导演,这中间历经了六七年的光阴。在《黄金20点》《今晚好时光》节目中,宋东终于可以与老导演们轮流独立负责一期节目的制作了。后来,节目分为录播和直播两组,她担任直播组的切换导演,压力虽大,但对业务能力也是一次极大的提升。

接手《鱼龙百戏》节目 搭平台推广曲艺艺术

2002年年底,宋东接手《鱼龙百戏》节目:“当时在天津电视台,电视曲艺是空白,我前任有两位老导演,一直在编辑曲艺类节目,调我过来做《鱼龙百戏》,是要把它改成现场版。”

在综艺节目中,戏曲、曲艺与音乐、舞蹈等交织在一起,要想准确地把握节目的整体风格和艺术水准,必须对这些相关知识进行深入了解、学习。另外,录制现场节目时面临舞台、灯光、音响、摄像、编辑、包装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还要协调各种复杂关系。宋东感慨:“我不知为《鱼龙百戏》暗自哭过多少次,自己躲着去一边哭,哭完再想办法。过程充满艰辛,但我从未有过退缩。”

接手《鱼龙百戏》节目之初,宋东得到了众多艺术家的支持,郑天庸、杨志刚、刘俊杰三人是当时《鱼龙百戏》节目的智囊团。郑天庸是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熟谙曲艺,曾在央视《曲苑杂坛》节目担任编导、策划;杨志刚提出了“新曲艺、新视角、新感觉,尽在新《鱼龙百戏》”的栏目口号,让人眼前一亮。另外,时任天津市曲协秘书长的张志宽在联络协调老艺术家、擂台评委遴选等事情上给宋东提供了大量帮助,为《鱼龙百戏》节目的成长倾注了心力。宋东满怀感恩之心,“老艺术家们身上人性的闪光点、对艺术的执着和牵挂深深影响了我,至今是我学习的楷模。”

天津是曲艺之乡,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天津时调、京东大鼓、河南坠子、西河大鼓、铁片大鼓、单弦、相声、快板书、山东快书、天津快板等曲种精彩纷呈。在曲艺从业者当中,不仅曲艺非遗传承人的数量和影响力位居全国前列,创作、表演、伴奏同样人才济济,就连民间的曲艺迷和爱好者也都是藏龙卧虎。

《鱼龙百戏》节目如鱼得水,于2003年创设了“电视曲艺擂台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演员,开电视曲艺真人秀节目的先河。至2007年,共选拔出三百多位擂主,包括天津的裘英俊、高峰、夏炎、时唯、苏继华、张番(张鹤擎)、李根(李云天),北京的刘金霏、张蕾(张天雷),深圳的赵梓琳等。

宋东说:“当时来打擂的都是有才华又勇于展现自己的年轻人,最小的14岁,最大的18岁。他们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们发展得很好,我也觉得自豪,特别有成就感。”

2017年,《鱼龙百戏》节目以“寻名师、推人才、品经典、出新作”为宗旨全新改版,搭建培养传统艺术人才的全媒体平台,打造“《鱼龙百戏》京津冀传统艺术人才计划”,后发展为全国“曲艺人才计划”活动。自2017年至2024年,连续举办八届“鱼龙百戏杯”全国曲艺人才电视擂台,为二百多名曲艺新人与曲艺名家搭建面授技艺、同台表演的舞台。并于2022年年底举办了线上线下联动的“鱼龙百戏杯”首届曲艺艺术国际邀请赛,参赛作品多达二百余件,参赛者包括在华外籍人员、外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人。

除了培养曲艺人才之外,《鱼龙百戏》节目还留存下许多老艺术家的珍贵影像资料。“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等老艺术家去世了,就觉得他们留下的资料特别珍贵,后悔当初怎么没多录制一些呢?”宋东感慨,他们的节目得到了老艺术家们的大力支持,“马季、刘兰芳、侯耀文、苏文茂、王毓宝、董湘昆等曲艺名家都曾在擂台赛中担任评委,这也体现了他们对曲艺传承的重视与付出。”

《鱼龙百戏》节目也始终重视原创,之所以称为“新曲艺”,便是因其不断有新内容呈现。宋东说:“早期杨志刚、刘俊杰等老师凭借自身专长,创作了很多小品、相声类作品,后来,随着曲艺作家杨好婕、四胡演奏家张玉恒、戏曲曲艺专家魏以刚等老师的加入,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说唱节目,可以说成果显著。”他们还拍摄了六部电视曲艺剧作品《海河大院》,体现了艺术创作的能力与水平。

宋东

天津人,资深文艺导演,电视曲艺《鱼龙百戏》制片人、总导演。其编导的晚会及栏目作品屡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金鹰奖、兰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以多种多样曲艺形式 绘声绘色讲天津故事

谈及《欢声笑语姑爷节——2025曲艺春晚》,宋东说:“多年来,《鱼龙百戏》一直在制作春节特别节目,已经是曲艺春晚的雏形了。今年春节,基于我们自身的原创能力,又恰逢大年初二的播出时间,所以沿用了以前节目的名字——《欢声笑语姑爷节》。”

这场姑爷节晚会,不仅彰显了天津的年俗文化、特有家风,更与本地文旅资源结合,凸显了河海津韵、老城津韵的独特魅力。节目内容涵盖相声、快板、京韵大鼓、天津时调、评弹、河南坠子、山东快书等十余个曲种,原创节目、传统改编与传统经典交相辉映,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诠释了中华民族“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主题。

晚会共16段节目,形成整体,既注重故事情节,还兼顾了电视晚会的视觉表达方式。宋东说:“这场晚会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舞台形式,而是以多场景、多动线的创新思维,去讲述一个充满亲情的天津故事。以‘快乐曲艺一家人’为核心,邀请多位曲艺名家与青年演员饰演角色,可以说是一部电视曲艺情景喜剧。这次能在全国报送的512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对我们团队是特别大的激励。曲艺文化是天津的名片,用曲艺讲好天津故事,我们还需要更上一层楼。”

《鱼龙百戏》的内容兼具电视播出与剧场表演的特性,多年来在业内形成了良好口碑。大家都知晓,节目一旦登上《鱼龙百戏》,便意味着具备了一定的质量保证。除了常态栏目,自2019年起,宋东带领团队策划录制的“我们的节日”“亲情中华”品牌系列电视晚会及大型活动达三十多场,获得了多项全国及省市级电视文艺奖项。

宋东和她的团队充分发挥专长,为年轻演员搭建平台,不仅为他们精心创作节目,还积极为曲艺传承牵线搭桥。“在我们的人才计划舞台上,通过节目录制,成功促成了天津时调演员孙浦文拜刘迎为师的佳话。”宋东说。

她更喜欢别人称她“宋导”,这一称谓代表着一个团队,“我一直凭借团队的协作开展工作,而非凸显个人。大家都愿意帮助我,我们《鱼龙百戏》真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不仅是节目的编导,主持人李佳、王子骞也都是通过《鱼龙百戏》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

宋东现担任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谈及近些年曲艺行业的变化,她说:“喜欢曲艺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这让我特别高兴。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曲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4年,《鱼龙百戏》节目与天津市曲艺团等单位合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组织百名少儿演员,以75面书鼓为载体,完成了童声合唱《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实景录制。该作品作为核心节目,在“纪念骆玉笙大师110周年诞辰专场演出”中隆重呈现,实现了爱国主义教育与非遗传承的双重价值。

自1994年1月8日开播至今31年,《鱼龙百戏》节目通过荧屏不断推出曲艺新人和新作,见证了曲艺的发展。对此宋东感慨良多:“《鱼龙百戏》历经三代导演——王国强导演、于淑然导演以及我,我们都不是曲艺演员出身,这也让我们能站在更客观的立场去传承这门艺术。如今节目走过了漫长岁月,真的有资格称之为‘津门老字号’了。”

在多年的积累与感悟中逐步提升,见过众多艺术大家,培养过众多曲艺新人,作为电视文艺导演,宋东在工作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人生阅历和艺术阅历的双重积累。如今,她也走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愈发珍惜每一个节目、项目以及与之相关的每个人。她想尽己所能,继续认认真真做好每件事,无愧于人生,也无愧于曲艺艺术。

宋东访谈

推动曲艺文旅结合 为传统文化出把力

记者: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一直坚守一档节目?

宋东:我做《鱼龙百戏》节目已经23年了。为什么能一直坚持,我觉得,这既是一名电视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份责任,两者都有。做得久了,像是有一种不自觉的要为它出把力的感觉。尤其人到中年以后,不想再去追逐名利,这时才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

记者:您在和曲艺行业老艺术家们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宋东:出于对老艺术家们的情感,我总想为他们做点儿事。2016年,我带着公益志愿团队的小伙伴们,以“师徒情深话传承”为主题,拍摄了25位曲艺艺术家的人像写真以及他们与徒弟的合影,制作成画册。后来,我看到在各种重要场合,老艺术家们使用了我们拍摄的人像照片,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但遗憾的是,如今,这本画册中已有10位老艺术家离开我们了,也更显现出这次拍摄的珍贵性。

记者:《鱼龙百戏》节目的群众基础很深厚,作为导演,您和观众之间也有许多交流互动的故事吧?

宋东:我要感谢我们的观众,这么多年,确实累积了很多的老观众。我个人开了视频号后,关注我的不少都是老观众。曲艺观众挺有意思,大家相处得跟家人一样。这门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不管是在台上的还是在台下的,都是因为热爱这门艺术,才会享受其中,得到快乐。

记者:《鱼龙百戏》节目接下来会做哪些尝试?

宋东:我想今年沿着运河这条线,以“曲艺+文旅”的方式,做一些创作上的尝试。2024年,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不错的成果,与苏州电视台合作的“南北曲艺中秋晚会”,呈现了南北曲艺的对比效果。另外,大运河沿岸有众多与曲艺文化相关的点位、内容,大有可为。当下文旅资源正是很好的载体,可供我们进一步挖掘资源和潜力,继续用曲艺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作为天津市曲协副主席,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宋东:我们曲协工作的分工,包括曲艺传承与发展、人才培养、演出活动、理论研究等几块内容,我侧重于曲艺人才的传承与发展。天津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资深的老艺术家们所承载的曲艺技艺和精神,是天津曲艺的宝贵财富。我深知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希望能充分整合资源,让曲艺得以更好地延续和发展。

(图片由宋东提供)

讲述

自幼迷恋宝辇,再现失传花会

葛沽宝辇痴心人

文 高林有

每年春节的宝辇花会,是葛沽最热闹、最激动人心的时段。三十多道花会上街展演,上千名艺人浩浩荡荡,宝辇灯亭流金裹银,锣鼓喧天,万人同乐。其中有一位六十多岁、手举“现场总指挥”小旗的人,步履矫健、嗓门洪亮,时时引领着花会的节奏。他就是葛沽宝辇恢复制作第一人,跟宝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段如何。

自小在花会茶棚长大 学木匠其实另有想法

早年间,段如何的父亲在葛沽开澡堂子。每年宝辇花会开场前,抬辇的、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无论年长年幼,都被段如何的父亲请来洗澡,分文不收。因为宝辇会有会规,抬辇和耍会的人也有讲究——行为不端的人、屠户、行孝不满三年的人均不能接触宝辇,抬辇人出会前必须沐浴更衣,以示对娘娘的尊重和敬仰。

段如何家附近有一道宝辇花会,名为“北街茶棚凤辇”,位于旧时葛沽北街脚行锅伙、原小火轮码头以西。小时候段如何问父亲,宝辇为什么都叫茶棚?父亲告诉他,茶棚能防风避雪,也为大伙儿提供看花会、观花灯的休息场所,一般在每年正月初八建成,到接驾结束时拆除。

只要茶棚一搭起来,段如何就天天泡在里面。有时在宝辇前高举小旗儿开道,按口令跑辇,脚步灵活不掉队;有时拿一个小板凳跟在宝辇后面跑,听到“打杵”口令,便和另外三个孩子把小板凳放在辇座四角,不偏不倚稳稳当当;宝辇进茶棚小憩,他还不闲着,一边擦汗一边为大伙儿让座、斟茶倒水。

站在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色彩绚丽的凤辇前,段如何看得如醉如痴。有人劝他,快回家吧,不然家里人不放心啦。他不肯走,反而缠着对方,问这宝辇是怎么造出来的。人家告诉他:辇由三部分组成,榫卯结构,可以分解卸开。最上面跟帽子似的圆盖叫穹隆顶,俗称“皮拉帽”;中间八面体部分为辇龛,是供奉娘娘的地方;最下面是辇座,也叫须弥座。此外还有六十盏各种造型的灯,上下层叠,左右对称。

渐渐地,宝辇几百个部件的名字都让段如何弄明白了。他如数家珍一般向父亲转述,父亲越听越觉得有意思,暗想,这小子天生与宝辇有缘,将来一定是个宝辇花会的会头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宝辇花会活动取消。段如何长大了,在家总念叨花会的事。父亲说:“说不定哪天还能恢复,可到了那时候,谁还会制作宝辇呢?”这句话提醒了段如何,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学手艺。慕名找到木匠师傅邵德起,拜师学艺。一年后出徒,带着几个哥们儿弟兄干“土木工程”,谁家盖房子,打声招呼,他们从放线、开槽到垒墙,从上梁、铺顶到做门窗,一包到底。谁家结婚要打家具,他们召之即来,连三桌子、大立柜、被橱、写字台,一应俱全,包你满意。

段如何干这些活儿不收工钱,管饭就行,为大伙儿提供方便,也是为了练手艺。一来二去,十里八乡都知道了段如何的大名,知道了葛沽有这么一位能工巧匠。

搜集老资料老物件 立军令状复制宝辇

1978年春节,葛沽邓岑子村的长胜高跷上街演出,接着是长乐高跷、海乐小车会等,一起举办花会表演。1982年,葛沽耍乐花会恢复和新建了“十二道”,当地百姓更盼着传承了几百年的葛沽宝辇会尽快恢复起来。

1985年11月,葛沽镇政府牵头成立“葛沽地区文化遗产修复筹备领导小组”,将葛沽宝辇复制地点设在扳钳工具九厂,段如何担纲制作。他立下军令状,保证在1986年正月十六之前交工,不误宝辇接驾出巡展演。

这件事并不容易,除了段如何自己画的一张宝辇立面图之外,尺寸、图纸、样品、材料一概没有,就凭一门心思两只手,这无米之炊从哪儿做起呢?有朋友劝他:“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全镇几万双眼睛盯着,可别露脸不成现了眼。”但扳钳工具九厂党支部书记李洪昇对段如何十分信任,告诉他:“厂里的人你随便挑,要谁给谁,房子要哪间给你哪间,资金和材料也不用你操心,大胆干,一定能成!”一些宝辇花会的老艺人来到厂里,握着段如何的手说:“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尽管说话,宝辇做出来,葛沽镇人民给你们记一功!”

段如何感动万分,信心倍增。他物色能工巧匠组成制作小组,然后发动群众,搜集资料和散落在民间的宝辇配件。吴记木匠铺的老木匠吴云章的父亲曾做过宝辇,吴云章提供了一张施工图纸,上面有辇腿的尺寸,还送给他们一个宝辇“门狮”。他们又在十间房村搜集到了辇灯等配件。闵宝珍老人捐出了珍藏的宝辇老照片。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物件,段如何揣摩出整架宝辇的尺寸。俗话说,“车不担斤,肩不担两”,宝辇演出由八个人抬着进行,俗称跑辇,因此宝辇既要坚固结实,又不能太重。熬了七天七夜,段如何终于设计出一套图纸,总共25张!

与此同时,政府特批了两立方米优质木材指标、拨出专项资金,各界人士也纷纷捐款,筹集资金总计三万多元,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段如何对小组的工匠们说:“制作宝辇不同于打家具、做门窗,必须精心再精心,认真再认真,不能辜负了乡亲们的期望。”大伙儿都说:“好不容易得来这个机会,我们宁可脱一层皮,也要如期交工!”

葛沽宝辇接续传承 展演现场热闹非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木匠常用的锛凿斧刨体型较大,而宝辇结构精巧,需要用异形工具。他们购买和赶制了一批精细工具,比如“锼锯”,比韭菜叶还要窄。工艺问题也需逐一解决,比如宝辇底座的弓腿和蓬牙的制作,尤其是弯撑间衔接处的木艺,弯腿儿应该随着四周的空间弯曲下料,但一无模具,二无样品,经过几次试制,终于制作成功。还有木雕,一般的雕刻能自己做尽量自己做,精细的活儿就请来南方的专业师傅助阵。

大家齐心合力,经过21天的奋战,终于完成了宝辇的主体结构。几百个零部件,大到一米见方的底座,小到成串的珠子饰品,可谓榫卯处处特异,雕刻层层精细。又请来工艺厂的师傅协助刷油漆,由天津戏装厂承制了道具和服装。

1986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三,宝辇复制完工。葛沽二村十几位老花会艺人组成演职队伍,一声“起驾”号令,宝辇平稳地从工厂院内抬到大街上。小步颠,碎步跑,八字绕,口号响。艺人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个个精神抖擞、激情满怀。闻讯赶来的人们挤满了工厂的院子和展演的大街,争先恐后一睹新宝辇的靓丽身姿。

那段日子,段如何先后受邀为北街茶棚凤辇会、香斗茶棚宝辇会、海亭座乐会和东丽区苏庄子宝辇会设计宝辇和灯亭的图纸。各家茶棚宝辇会给予他适当的报酬——设计费500元。段如何推辞不过,又把苏庄子宝辇会给的设计费捐给了自己儿时就开始迷恋的北街茶棚凤辇会。当时,葛沽各界人士踊跃捐款,葛沽宝辇花会的八架宝辇和两架灯亭全部复制成功,上街亮相。段如何长舒一口气,葛沽宝辇花会终于接续上了!

1987年,葛沽镇成立葛沽民间花会协会,段如何任理事。1998年,段如何被推选为葛沽民间花会协会秘书长兼宝辇花会现场总指挥。2018年,他当选葛沽民间花会协会副会长。

每年正月宝辇花会展演“蹬街”期间,座乐会八辇两亭及法鼓、升平民乐等12支队伍,耍乐会高跷、竹马、龙灯、旱船及狮子会、娃娃会等24支队伍,共计2000余人,前呼后拥,旗帜招展,鼓乐齐鸣,热闹非凡。

作为展演现场总指挥的段如何,每次都提前到场,安排各道花会的待命位置,设定两侧的观众观赏位置,预留好展演空间。在他的指挥下,挂号、开道、引驾、伴驾……各种展演仪仗井然有序,隆重而安全。展演持续到午夜,待护送宝辇回茶棚,段如何再回家,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段如何乐此不疲,因为在他心里,宝辇花会不仅是葛沽镇流传几百年的民间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块瑰宝。